

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是一项鼓励出精品的奖励机制，是国家对部分本来就有较好基础的舞台艺术作品给予资金和政策扶持，使之成为演得开、留得下、传得远的艺术精品，是对树立长期精品意识的一种导向引领。从2002年至今，已评6届。在每年十部精品中分别有八部部队作品入选：空军政治部歌舞团的舞剧《红梅赞》（2002—2003）、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的话剧《虎踞钟山》（2003—2004）、总政话剧团的话剧《黄土谣》（2004—2005）、解放军艺术学院的话剧《我在天堂等你》（2005—2006）、广州军区战士文工团的杂技剧《天鹅湖》（2005—2006）、广州军区战士文工团的话剧《天籁》（2006—2007）、总政歌剧团的歌剧《野火春风斗古城》（2006—2007）、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话剧《士兵突击》（2007—2008），另外，还有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的话剧《马蹄声碎》、总政歌剧团的歌剧《太阳雪》、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京剧《红沙河》等作品进入了2008—2009年的30部初评，还有待参加最后的定评。这些作品的思想内涵与艺术水准，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军旅戏剧的创作面貌。

以精美的语汇塑造当代军人灵魂

但凡成功的艺术作品都带有自己时代的印记，军旅戏剧也不例外。这11部戏剧作品都创作于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随着社会生活和军旅生活的变化，戏剧观念的开放、吸纳、探索的成熟，舞台表现力的极大提高，对人性 and 戏剧本体的研究、认识也进一步的加深，所有这些，都对戏剧的创作有着强烈的冲击。但不论是表现部队现实生活，还是历史题材的作品，塑造出一个个活生生的闪烁着革命的信仰和英雄主义的光彩的军人形象，始终是军旅戏剧的永恒主题。

《士兵突击》是非常风格化的演出。全剧没有一个女性，沒有一句台词谈爱情，展示的是典型的军营生活，清一色的男人戏。着力塑造了一个说不尽的战士许三多的典型形象。演出使用了变形的手法，将人物的命运推到极致，恰似现代派的绘画，表面变形与不似是为了达到本质上的真实。用超现实主义的手法表现现实主义的人物，消解了常规意义的生活逻辑和戏剧规律，具有强烈的个性化色彩和震撼人心的力量，令人感到部队生活的鲜活。所以，他那“跑”，那埋下头来又快又不叫累的长跑，就成了他的生命状态和基本品质的象征。他充满了对祖国的爱，充满了战士的使命，放开脚步，永不停息地奔跑，从一个农村青年，到一个有严重缺陷的战士，到一个优秀的士兵，一路跑到“爱尔纳”夺魁，为祖国争得了荣誉。他还在跑着，“人生不就是一场长跑嘛”！在一次次的矛盾的激化、解决、谐调中，我们在看到许三多的素质一步步提高的同时，也感受到部队大踏步前进的足音。演出浓墨重彩地刻画了他的成长历程，深刻揭示了生命和青春的内蕴，生动地、令人信服地将锻造《爱尔纳》精神的解放军这个革命大熔炉的新时期的风貌呈现在观众面前。许三多是戏剧人物画廊中一个魅力独具的中国士兵的典型，他所代表的不仅是某一类军人，也是众多的普通人在成长过程中所负载着的生命意义。

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多官兵来自农村，是老百姓的子弟兵。表现军民鱼水情的戏是军旅戏剧的特色之一。反映抗日战争军民关系的《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表现解放战争的《战斗里成长》，甚至《霓虹灯下的哨兵》都成为军旅戏剧的经典作品。可以说《黄土谣》无论是题材还是艺术手法，以往的作品相比，都向前大大跨了一步。写的是老支书宋老秋带领穷困山区凤凰岭的乡亲们脱贫致富失败，赔了18.2万元，死不咽气，在部队当副团长的长子宋建军不仅用转业费替他还债，而且辞掉城里的工作，回乡带领乡亲们致富脱贫，继承父亲未成功的事业。从表层看，是父债子还，但在这些普通的共产党员身上，闪烁出的一种“精神”，那就是质朴忠厚的品格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是共产党员崇高的信念。作者更着力于人物心灵的揭示与开掘。18.2万元的欠债就像一团无情的烈火，整个凤凰岭村的人，特别是宋家三兄弟的灵魂在它面前扑跌翻滚，令人惊心动魄。为了强化它的震撼力，作者甚至在深厚的现实主义的语汇中糅进了荒诞主义的色彩，残酷戏剧的成份。演出使用西北方言，台词写得十分生动，观众在阵阵笑声中品尝着生活的苦涩。宋老秋的死不咽气和建军抛地有声的“18.2万元，我一个人还！”的庄严承诺，实质就是一种责任，一种信念，一种使命，一种敢于承担的精神！这恐怕就是“父债子还”的深刻内涵吧。演出像奔腾呼啸的黄河水，荡涤着观众的心灵，呼唤着这种“精神”的回归！

现代京剧《红沙河》是改革开放以来京剧舞台上第一部反映军队现实生活的作品。表现的是我军数字化部队建设与发展中的一次“红蓝军对抗”——磨刀石行动。演出令观众眼前一亮：满台身着迷彩的军人，威武而青春！交响乐队的伴奏，合唱队、舞蹈队等诸种艺术元素有机地成为演出的组成部分，唱腔中糅进了军旅音乐和内蒙民歌的旋律，不仅丰富了唱腔，而且加深了故事发生的地域色彩和时代精神。主要角色的唱腔设计与演唱，既符合人物的鲜明的性格，揭示人物的丰厚的内心，又洋溢着醇厚的京剧“流派”的魅力。这是一部既保持了京剧的本体精华，又洋溢着时尚之美的作品。这是一次用传统的京剧表现现代军旅生活的有价值的探索。它让观众在审美的愉悦中感受到新军事变革中军人的使命，一定牢记“战争是流血的演习，演习是不流血的战争”这一无数指战员用血汗换来的至理名言，决不能将演习当成演戏！

站在时代的制高点观照历史

我们是一支有着光荣历史的军队，将自己的历史用戏剧的形式，艺术地呈现在舞台上，使之成为继承革命传统，继续前进的动力，是军旅戏剧的使命之一。话剧《虎踞钟山》是刘伯承元帅第一次以主人公的身分在话剧舞台上出现。深刻地再现了建国初期，我军从炮火连天的战场走向和平，面对着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新课题而进行的伟大而艰难的历史转折。这场伟大的转折之所以艰难，它不仅影响着人们的命运，而且，它关系到我们军队的命运，甚至国家的命运。在这个问题上，相当一部分同志的思想准备是不足的。因此，那些内部的、外部的，更主要的是人们心灵深处的矛盾复杂而激烈。以功臣自居的崔保山公然违犯校规，威风凛凛地骑着马闯校门；对于刘帅给他们请的教师——崔保山亲手俘虏的国民党将军吴贵非，不仅崔保山不服气，其他将军学员也不理解。崔保山大闹课堂，被刘帅批评，并以身作则纠正歪风气的场面，令人在笑声中受到启示，敢于“让一个败军之将执掌教鞭，给胜利之师上课”，这正是我军能够立于不败之地的原因之一。刘伯承请客为甘有根送行的一段戏也特别感人。甘有根将军是张思德的战友，给毛主席当过警卫员，是刘帅的救命恩人，因为文化课不及格，请求回家务农，离开他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离开他视为生命的部队，这也是必须面对的一种艰难的选择。在这诸种矛盾的碰撞中，将高瞻远瞩的战略家刘伯承元帅的形象，生动地刻画在观众面前。

《虎》剧正是站在今天世纪之交，特别是21世纪的高度，将建国初期的历史大变革，同今天改革开放的大变革联系起来，找到了时代的共鸣点，才使当年的风云仍然激荡着今天观众的心灵，从历史大变革对人物命运的无情改变中受到现实的



舞剧《红梅赞》(2002—2003年度十大精品剧目)



话剧《虎踞钟山》(2003—2004年度十大精品剧目)



话剧《黄土谣》(2004—2005年度十大精品剧目)



歌剧《野火春风斗古城》(2005—2006年度十大精品剧目)



杂技剧《天鹅湖》(2005—2006年度十大精品剧目)



歌剧《太阳当空照》(2008—2009年度入围剧目)



话剧《马蹄声碎》(2008—2009年度入围剧目)

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中的军旅戏剧

□王 敏



话剧《我在天堂等你》(2006—2007年度十大精品剧目)



话剧《天籁》(2006—2007年度十大精品剧目)



话剧《士兵突击》(2007—2008年度入围剧目)



京剧《红沙河》(2008—2009年度入围剧目)

启迪。

《天籁》和《马蹄声碎》都是反映长征题材的。举世闻名的长征是一个挖掘不尽的革命历史题材。过去的戏剧、影视、舞蹈、歌曲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创作出不少作品。这两部作品的魅力在于视角独特，舞台上基本没有什么大的场面，大的战斗，而是从人物的性格，人物的命运的深刻挖掘，给人以强烈的艺术震撼，折射出长征的伟大意义。

《天籁》表现的是长征队伍中红一军团战士剧社文艺战士们故事。他们之中有从前苏联学习回来的朱奔琪，有童养媳出身的宣传队员周月儿，有一心上前方打仗，不愿留在剧社的营长田福贵，还有战士李槐树等一批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在1934年10月，跟随中央红军，从湘江边剧社转移，四渡赤水作战，穿过杳无人烟的草地，腊子口大捷，一直到陕北红军大会师。他们同大部队一样的行军打仗，一样地面临死亡与危险，朱奔琪的丈夫刘社长就牺牲在湘江战役；李槐树被敌人的子弹打瞎了双眼；为了抢救留声机，周月儿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是，他们背着锣鼓，拿着快板，还有朱奔琪夫妇从莫斯科带回来的那个能放国际歌和贝多芬的田园交响乐的留声机，一边打仗一边鼓动，一路行军，一路宣传。将革命必胜的信念，团结抗日的道理，播洒到广大战士、老乡的心中，用青春年华谱写出动人心魄的天籁之声。当我们看到他们站在山崖上打着快板为战士们鼓劲时，全然不顾头顶上呼啸着的炮火！观众激动了，我们感觉到这是燃烧的生命之火，这是高尔基笔下的海燕。当舞台上的戏中戏不断出现“编剧聂荣臻，导演罗荣桓，主演钱壮飞”这些我党、我军著名领导人的名字时，观众不禁为之振，报之以热烈的掌声！这就是战争年代，伟大长征中的军旅戏剧！毛主席说“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的英明的论断，是我们共产党人，我们英雄的红军，包括我们剧社的文艺战士用自己的热血和青春的生命谱写出来的！《天籁》是中国军事文艺史上第一部将部队戏剧工作的历史推上舞台的作品。它有鲜明的纪实性。红一军团战士剧社不是广州战士文工团的前身，这些经过战火洗礼，从伟大长征中走过来的革命前辈，不仅是战士文工团的前辈，而且是全军文工团的前辈。沿着他们的步履创造出来的优秀作品，都是天籁之声主旋的继续。而且，会世世代代传承不息。

如果说《天籁》是一团跃动的火焰，那么《马蹄声碎》便是凄美的号声，这是一个因为执行任务而掉了队的5个女战士，历尽难以想象的艰险，追赶大部队的故事。演出中没有战斗的

场景，没有表现枪林弹雨和通常意义上的壮烈牺牲。而是通过意识流的手法，细腻地刻画了这五个女战士的爱情、信仰、命运。这就将剧情的内涵，透过追赶大部队的长征过程，扩展到她们生命的全部。作者以独特的路径，似火激情，大胆而犀利地表现爱情与牺牲的独特样式，是以往作品中从未出现过的。它使观众在震撼之余，对通常的一些观念产生了颠覆性的拷问：身受重伤的陈子昆团长为了让霞妹子跟大部队走，开枪打死自己算不算壮烈？漂亮而要强的舅芬为了让战友们追上大部队，留下来给毫无感情基础的船工当老婆算不算牺牲？他们该不该受到人们的尊敬与缅怀？在红军队伍中这五个女战士是极其普通的，然而他们奉献的却是生命的全部。在《马蹄声碎》的演出中，我们又一次体味到长征这一历史画卷的悲情、壮丽和厚重！

站在时代的高点来关注历史素材，找到与当今生活的共鸣，使历史成为激励我们前进的精神财富，是军旅戏剧人的使命。话剧《我在天堂等你》和歌剧《太阳雪》都是根据袁山山的小说《我在天堂等你》改编的。表现的是上世纪50年代初，解放军进藏队伍中一支女兵运输队可歌可泣的奉献。在小说后记中袁山山写下如下话语：“我想说的是，无论时代怎样变迁，社会怎样发展，我都敬重那些有着坚定信念，并为之付出毕生努力的人，敬重那些始终如一为理想而奋斗的人，敬重那些重情重义重责任重生命质量的人，敬重那些以生命为旗、灵魂为足而终生行走的人。”这是袁山山在《我在天堂等你》的话语，也是编导在二度创作中的座右铭，更是今天演出的最高意义。话剧《天堂》可以说是一曲“青春”的礼赞，一首“爱”的颂歌。话剧将老一代军人的坚强信仰，为了理想，为了新中国献身的精神表现得如诗如歌。年轻进藏时的那段素材是在回忆中进行的。与此同时，作品又将儿女们对理想、事业、爱情的见解及生活中不尽如人意的境况给予揭示，50年前和50年后的戏，时光随着人物的意识自由奔流。两条线索的交扭碰撞，赋予作品一种思辨的品格和时代审视。这不仅仅是两代人的冲突与沟通，更是传统与现实的对话。它的意义远远超越了家庭、部队，而升华到与时代同步伐，与民族共命运这个宏大而严肃的课题。话剧《天堂》是一台相当完整的舞台演出。不拘一格的表演使用性的语汇，将生命的实质，将青春的深刻内涵浓笔重彩地予以刻画。在导演的语汇中，牺牲是生命的升华，是永远地驻进了人们的心灵！那条长长的白丝绸和奔涌到观众面前的红丝绳给人无限联想：那是通向他们理想的路，是他们终生的追

求，是一条如白绸一般圣洁的路。正是为了那忠贞不渝的信仰，他们将火红的青春，纯洁的爱乃至年轻的生命，留在了这条通往“天堂”的路上！

与话剧相比，歌剧的结构要单纯。它要发挥音乐的魅力，所以选取了这批女兵进藏这段富于音乐性的戏剧素材，这是一部好好好看、在中国歌剧创新的道路上做出了可喜的探索的作品。在一部歌剧中，美声、民族、流行、原声态同时出现，而且糅合得那样和谐，这恐怕还是第一部。音乐中浓郁的西藏风格，空灵、优美，《向远方》《是你》《哥哥，你要等着我》等唱段被观众深深喜爱，宜于传唱。导演对于戏剧因素的挖掘，戏剧节奏的把握，特别是刘毓容、苏玉英、辛明的牺牲，让观众在震撼中感受到信仰的圣洁。

经典作品的再造与创新

长篇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和《红岩》是上世纪50年代红极一时的作品。戏剧、影视多次进行改编。今天重新审视，进行再创作，无论是内涵的挖掘，还是艺术语汇的使用，都需要过硬的功力和创新的思维。歌剧创作受多方面制约，相比较来说，更需要实力。总政歌剧团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回顾这段历史，调动了一流的主创。从一度创作的剧本来说，通过一个当代大学生在古城下翻看这本小说为起因，通过她的眼睛审视这段残酷的历史而展开剧情。历史与现实随着意识而转换，剧情与评价交替而进行。站在时代的高度反思、叩问这场惨绝人寰的战争。通过对杨晓冬、金环、银环、杨母等典型人物的丰满塑造，歌颂了中华民族前仆后继、英勇不屈的气节。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视角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罪恶。惨烈的历史氛围与冷峻的现实思考，催生出观众对历史与现实、战争与和平等深层问题的哲思思辨。

这是一部洋溢着强烈现代气息的革命历史歌剧。音乐的创作在歌剧民族化上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全剧音乐以河北地区的民歌、戏曲、说唱艺术为主要素材，有机地吸纳山西、河南、山东等地的音乐元素，随着戏剧情势的发展需要，糅进当代通俗音乐及日本的音乐元素，旋律优美动听，通畅好记，主要唱段宜于流传。唱法上也是美声、民族、通俗，根据人物内心、剧情发展而调节使用。全剧音乐既保持民族歌剧的特质，又有着浓郁的时代新意。该剧因而是一部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歌剧。

现代舞剧《红梅赞》之所以成为精品是因为它呈现出的鲜明的现代艺术理念。红岩的故事家喻户晓，歌剧《江姐》的主旋几乎人人会唱。因此，舞剧的结构没有情节和戏剧性上着眼，而是用现代舞的语汇，在江姐、华子良、小萝卜头等人的心绪流淌、情感抒发上下功夫，这恰恰是舞剧的特长。大幕打开，映入观众眼帘的是由一条条垂下的黑色铁链组成的大幕，一条红绸缓缓地、斜向流淌下来，似希望，如烈火，又像热血，顽强地将铁幕撕裂！这一处理，给观众心灵以极大的冲撞，编导用准确而富有创造性的现代舞蹈语汇塑造形象的功力令人赞叹：华子良激情的跪跑；稚嫩的小萝卜头与蝴蝶的舞蹈；当然，大篇幅的江姐受刑，江姐在高空平台上的抒发……都将这批在黎明前为革命献身的革命者的气节、信仰和为了新中国的诞生，勇于牺牲的精神刻画得淋漓尽致。让观众在激荡中灵魂得到升华。《红梅赞》的成功，不仅为我国舞剧宝库中增加了珍品，而且为舞剧创作开拓了新观念、新思路。它的成功，不仅标志着军旅舞蹈创作的独特优势和发展轨迹，也带给人们创作上的思考与启迪。有的专家指出，《红梅赞》既是军队舞剧创作的代表，也是整个中国舞剧创作和表演艺术的骄傲。

杂技剧《天鹅湖》令国内外人吃惊。杂技能成剧，而且还是芭蕾。这部精品的产生充分体现了杂技人的使命感和创造精神。发展杂技，必须与时俱进，必须不断创新。他们国内国外得的杂技奖杯，摆满了会议室的橱柜，但是他们为杂技的发展前途忧心。提升杂技的艺术美感、文化内涵成了他们的艺术梦想。用杂技演绎在世界上已家喻户晓、有着100多年历史的芭蕾经典《天鹅湖》，“甚至连剧目名字都不改”，是需要勇气和实力的。经过慎重酝酿和艰苦地排练，杂技“天鹅”终于在肩上，头顶上翩翩起舞，飘飘欲仙，美不胜收。有人惊呼它“引发了一场杂技的革命”，《纽约时报》和《国际先驱论坛报》都惊呼“中国演艺界有一个梦想”。2006年3月剧组毅然选择了到《天鹅湖》的故乡俄罗斯举行全球首演。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大剧院，5500个座位的剧场观众爆满，而且还要加座。该剧主演梁正丹也因该剧获得了乌兰诺娃奖章……之后，它又在70多个国家、近200个场次的演出中中场场爆满。

杂技剧《天鹅湖》的成功，告诉我们：对待经典，要加倍地严肃、认真，但是，在吃透经典的同时，必须根据自己艺术的实力，谨慎而又大胆地进行创新。世界上的观众之所以承认它是《天鹅湖》，因为它中规中矩，在经典的精神之中进行创新。第二场的四个小天鹅舞，变成了四个小哈蝶舞，为作品增添了独特的美感与幽默。比如第三场，原剧是王子皇宫宴会选美，但演出却大胆地改为鹰穴，表现群鹰对王子的诱惑。充分发挥了杂技技巧塑造形象的力度。有人说，中国这只天鹅之所以能越洋高飞，是因为插上了艺术创新的羽翼。这话很有道理，没有艺术的创新，便没有艺术的发展。应该说，芭蕾舞《天鹅湖》将中国杂技托上了一个艺术高台，杂技《天鹅湖》为芭蕾增添了艺术语汇与艺术创新的思路。

在打造精品的过程中打造过硬的队伍

一个兴盛的民族背后必定站立着一支强大的军队。在这里集聚着大批自愿献身于保卫祖国，不怕牺牲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弟。这里是燃烧着青春火焰的熔炉，这里是生长英雄的厚土。军队戏剧作品和弘扬主旋律有着一种天然的亲和性。

优秀作品是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精神文化水平的集中反映，对精神产品生产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军委总部领导和各级主管文化艺术的领导，都对舞台艺术工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有力的支持。他们为部队艺术家深入生活、选择素材创造优厚的条件。对文艺工作者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与鼓励。一个单位选好了题材，可以调动全军有关专家帮助论证、会诊、充实、提高。全军人才握成一个拳头，进行攻坚，全力攀登艺术高峰。

每部精品的打造，从编、导、演、舞美，都是全方位的求精，要求舞台演出的高度完整性。这11部作品的成功，后面都有一个高质量的团队。这个团队发扬特别能战斗的精神，将排练场当作战场。比如《红梅赞》的排练，从舞台上的呈现，可以想像演员练功、排练的强度。有一段时间，他们几乎生活在排练场。“我们不是舞台天使/那回肠荡气的红梅精神/是文艺战士的血缘……”一首由演职人员原创吟唱的歌，让我们感受到了坚贞不屈的“红梅精神”正在为艺术的春天萌芽吐绿。

就是这种发展军旅戏剧的神圣使命感和不怕吃苦、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和敢于在艺术上攀登、敢于超越自我的拼搏向上的团队意识，成为军旅戏剧能够不断创造精品的坚强保证。

本版责编：明 江 曾祥书